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五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孫文定公事略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山西太原人祖世藎歷初知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數千人境賴以安父天繡義俠聞鄉里伯兄楨淦爲同縣趙氏子所戕論抵矣會貲緣且脫罪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其仇與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遺貨瓿甑者仆焉盡毀其器訟於縣頌繫待決已而與縣人喧傳孫氏兄弟殺人捕者至令解之日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事竟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

讀書。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官檢討游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聞母病乞假於院長不待報徑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即位公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上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爾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良久

上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即　召對授國子監司業它日

世宗手指公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爲法雍正二年典江西鄉試三年提督安徽學政就遷祭酒尋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銀歲四千兩。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每試士必與諸生講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歲滿涖祭酒任先是公官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韙之 命戶部歲給銀六千兩 賜官房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至今猶用其法爲六年權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傅鼐私徵關稅論如律。

父憂歸 賜治喪銀千兩公竭家貲營葬而以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 召晉工部侍郎部吏倚奏銷爲奸利公須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直省大吏臨期料復詖縱而已吏相弔於家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轉刑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公累遷官皆兼祭酒如故前後垂十五六年會引見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堅

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膺敗乎公曰願保

上擲筆令自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悟捧筆寘 御榻上免冠頓首曰

上用筆臣不敢捉

上曰爾固猶知有君父耶　命鎖交刑部議罪部議公大不敬論斬

上意已解諭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時果親王方總部務意公或怨望不事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至庫所見公方傴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覈所納無纖毫贏縮王嘆異之

上亦愈重公　命署河東鹽政奏減鹽政及運司養廉銀修弓兵月餉

高宗御極　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

當極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
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
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
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
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
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
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於所見則
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
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質
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

爲不踰令之所行概以爲無敝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誰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乃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惟在乎

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

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顧

聖心之自懔之也反之己眞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歉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典試江西尋遷刑部尚書河南有因盜成姦獄未竟本婦以意指同村某某十餘輩皆不勝拷掠具服擬死先後大吏意齟齬具以聞遣侍郎某往勘奏實其半廷議未決

上以屬公公至則盡脫之舉　朝大駭公遺奏曰所以監候者

以疑待質耳今諸人一無左驗何疑之有而徒以瘐死與枉殺何異

上然之竟從其議二年　詔公總理國子監事時上方加意太學肄業生凡數千人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用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與起者尤衆三年轉吏部尚書典順天鄉試九月總河朱藻爲總督李衛所劾　命偕尚書訥親往鞫論如律十月以尚書總督直隸疏奏刁民王宰謀吞生員馬永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祐交宗人府察議有　旨褒嘉　命偕敘會水災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輔以濟飢民引水溉田共開渠

五百八十有奇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淀水害去而水利以興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眞定守陳浩來白公而句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也疏入而禁弛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尋晉太子太保五年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竣
上嘉之又奏裁直隸河道總督而責成各道部議從之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甯奏言各省賑荒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宜有以裁抑之 勅以所奏示直省大吏公上言
皇上以孔孟之心行堯舜之政今安甯不思仰贊

聖德倡為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為衆口所脅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惟勿以為迂而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為寨長一崗中取頭人信服者為崗長使約束而統於縣令城步苗崗五設正副長十綏甯苗崗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先是湖南巡撫馮光裕開横嶺

三洞。議者以路險欲棄之。公親履勘越嶺數十重有地曰長安彌望皆沃野。公度不守且爲盜窟嫡連鎮筸而保靖城綴之民無甯日矣。乃奏設參將領兵鎮守。羣苗肅然居亡何調撫福建。以前訊釋道謝濟世事不實免。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冬起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又明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城東石堠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復以副都御史 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還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明年典會試 賜第東城十七年典順天鄉試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春自以年老請解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復典順天試。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行世久之。瞿然曰吾學無眞得

柰何妄測聖經遂毀之時默坐澄思以斬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即此便是窮理何知行之不合一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侍經筵直上書房嘗從容言諸 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過矯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爲淫奔徵有可議臣不揣昏眊欲有所述請裁於
聖意以補前賢之缺憾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先成詩義折中若干卷經 御筆删定者十六七次命作易解彖爻甫畢而公病矣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御醫相望於道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

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賫茶酒　賜銀千兩治喪諡文定公久負直聲
屢躓屢起晚年望愈隆中朝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
耶其以副都御史　召也所過鄉民聚觀至傾村堡以出擁遏
馬首不得行明年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僞為公奏稾累萬言指
斥　乘輿徧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等傳
播遠近事聞
上震怒下所在窮治於公一無所問公惶恐不自安語人曰
先帝及
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

之以是嘆君之明而老臣之負戮已久也自此食不甘寢不暇盍自務斂密所朝夕獻替者莫得而聞焉公屢奉獨對賞賚在百寮之右生平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僚屬有過必先誠諭不悛乃劾治之所奏劾必直告無隱有可原未嘗不為昭雪也既卒

上謂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嘆息久之公居恆以八約自誡曰事君篤而不顯曰與人共而不驕曰勢避其所爭曰事止於能去曰功藏於無名曰言刪其無用曰以守獨避人曰以清豈廉取皆生平得力處也子三次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

胡文良公事略　子莊敏公季堂

乾隆三十八年

上下詔求遺書依古暨今耆碩撰著後先並出更　諭河南撫臣以故禮部侍郎胡煦究心理學所著周易函書獨不在列

命續舉以進五十九年十一月復下　詔曰禮部侍郎胡煦苦心讀書爲績學之臣所著周易函書已收入四庫從前因其官止侍郎例不予謚第念曾在上書房行走今其子季堂官刑部尚書煦已得尚書封可加恩補謚以示眷念耆舊至意尋　賜謚曰文良於是海內之士咸頌

聖天子褒崇古學發微闡幽光昭文治於無窮也公字滄曉號

紫弦河南光山人祖母喩殉流寇之難焚樓以死父之杞敦尙節行多隱德公少好學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官教諭五十六年成進士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圖書一貫之恉臚傳後引見譫甯居郎自陳所學

聖祖即以河洛理數公條對甚悉選庶吉士自後屢 召見問卦爻中疑義 命畫圖以講

聖祖曰眞苦心讀書人也旋以檢討直南書房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湖廣鄉試遷洗馬再遷鴻臚少卿擢本寺卿雍正元年授內閣學士五年授兵部侍郎調戶部充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明年協理左副都御史攝刑部右侍郎八年充明

史總裁入直上書房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九年轉禮部左侍郎六月罷職歸公為人正直忠厚所建白必以教化為先務尤願朝廷重農桑緩刑罰先仁義而後功利其請博舉孝弟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愛親敬長不慮而知彼生員舉監外其有能竭力奉養無忤於二親者乎稱為孝子宜也有能公於財和於室累世不析居者乎稱為悌弟宜也臣請每州縣歲舉孝子悌弟各一人　勅下督撫覈其門閭免其徭役見長官如生員禮如此則化行俗美人知自愛矣又請責成州縣勸課農桑或別設農官專司勸課之任又言近見督撫於命盜獄隱伏難明者止用自行招認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

愚懦之夫有畏刑而自誣者然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受禍矣臣請凡遇命盜案必證據確然然後付法司閱實有弗當旋即駁正庶得慎刑之意時方嚴刨蔘之禁故事每歲秋遣廷臣一人往訊於盛京自春徂冬羈候日久瘐死者多公至錄囚百五十人其疾病者至五十餘人斃者三人乃請繼自今刨蔘之獄專歸盛京刑部及將軍府尹隨時定讞俾情輕者得早予末減以廣好生之德得 旨俞行著爲例攝戶部時閱消項行追案自數百兩至萬餘兩不等公言所追之案遠者五十年近者三十四五年使其人尚存必已家業蕩然或既亡猶復行追必且係累其妻孥遏絕其生計徒有行追之名無補實用臣愚以

務免之僨其他請廣言路務積儲汰浮糧省冗官平權量多切於時務人以是覘公之實用也會河南荒公據實以奏時
上已別有所聞 特遣侍郎王國棟往賑切責總督田文鏡文鏡銜公甚旋奏公嗣子甚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選公坐是罷歸乾隆元年公入覲
高宗命復原官廕子入監讀書會疾作卒於京師年八十有二
賜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葬如典禮公所為周易函書列四總例曰原圖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釋經文四十九卷為正集外有約圖三卷孔朱辨異三卷易學須知三卷篝燈約旨廿卷續約旨二卷卜法詳考四卷為別集又約注十八卷

續集十六卷。總一百五十八卷。自昔言象數者。未能若是其詳也。又著有葆璞堂文集。子四。其三皆早卒。次季堂。生七歲而孤。撫於長嫂甘氏。其後季堂貴顯。請　貤封兄嫂。天下稱美談焉。

季堂字升夫。號雲坡。由廕生補順天府通判。調刑部員外郎。遷郎中。乾隆三十一年。知慶陽府。擢冀甯道。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調江蘇署布政使。奏定罪犯鬮舉拔首之例。又奏凡繼嗣者應專定一人。以息訟端。均得　旨優獎。三十九年。擢刑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尹。四十二年。　命往興化會同江督高晉讞潛書廣景山之獄。究出唆訟之鍾子剛治之。復　命往山東。勘章邱李存義。諸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唆訟之張元璞治之。途次

復　命往河南勘獄並察出蘇丕顯毀訟各情四十三年　命往河南訊山西民張九錫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誣治之明年擢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五年往濱州按事　命暫署山東巡撫奏賑卹事宜請截存漕米十二萬一千九百餘石酌濟被災州縣
上報可還朝加太子少保考績優敘五十八年　命往樂陵讞獄明年　命偕大學士福康安侍郎松筠往吉林察審副都統秀林劾將軍恆秀等虧庫苛斂一案又　命偕松筠往成安查勘劣監胡發等抗糧毆官一案反　命皆稱　旨六十年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嘉慶三年授直隸總督　賞戴孔雀

例。疏請清查直隸常平倉穀其因公動用者。分限買補。以裕民食。從之。尋偕侍郎特克慎往建昌朝陽二縣鞫獄。四年春晉太子太保。當是時。

仁宗親政。公首劾大學士和珅二十罪。尋伏誅。籍其家人呼什圖。計米麥雜糧得萬一千六百餘石。　詔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城縣。被水村民。從公請也。會近郊長新店被盜。有

詔切責。逾月公奏獲獎長新店首盜張標。係內黃令陶象炳之力。

諭嘉公據實陳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續獲長新店盜黨并滄州逸盜韓四等。得　旨賞還翎頂。又陳川楚軍務事宜。力主緊扼要隘。派兵防守。俾匪衆無路可奔。又令築堡清野。俾無

可撩然後剿撫兼施不至東馳西突　手敕報曰所論極是與朕近日諭旨字字相同總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撫大端不外此矣五年十月薨年七十有二　溫旨悼惜贈太子太傅賞陀羅經被派御前侍衛公豐伸濟倫帶侍衛十人往奠尋賜祭葬　賜謚曰莊敏公承文襄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或饋食必肅衣冠愼容止僕隸皆敬畏雖通下士剌無惰容治官事纖悉皆手定

上至神明每有所詔問公對具疏前後政令皆畫一領外臺如領部務每晨起理案牘至日晡乃食手執卷如諸生撰古今任子錄以自勉集諸史列傳各爲之論贊好杜氏通典司馬氏通

鑑故遇大事有斷制尤有知人識不偏聽不輕任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試之小事以覘其所忽以是所薦拔皆有聲於時子鈺乾隆丁未進士由庶常改部累官清河道錫由任子官湖南鹽法道

徐雨峰撫軍事略

雍正八年　詔立京師賢良祠祀開國以來元勳魁輔褒德酬庸與王階錄凡閣部大臣非有殊績奉　特旨皆不得與其時以巡撫入祀者得二人其一爲徐公士林一爲潘公思榘兩公皆年未六十未竟其用而徐公先潘公十一年首膺祀典尤異數云公字式儒號雨峰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曰願送兒入塾中如所請遂舉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內閣中書雍正二年遷刑部主事四年遷員外郎五年授安慶知府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械鬬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不可命

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誘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死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自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河南布政使丁父憂。命署江蘇布政使公以病母入旬且父柩未葬懇辭許之四年。命以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公復奏母病篤不能暫離請俟母病稍愈自行奏聞是年四月入京

高宗召對問山東直隸麥收若何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補。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五年夏疏言頃見湖廣資送山東流民經過兩江數日內至三千有奇恃衆逞刁有司受其需

索。商民畏其糾擾。臣愚以爲有田可耕之災民亟宜資送復業。其原無恆產願在外傭值者。聽其便。至游惰無業之民。請槩停資送。庶災民得行旅之資。刁民無聚衆之擾。或謂無籍窮民。恐流而爲匪。臣未聞不爲匪於本籍。獨爲匪於鄰封者也。亦未聞眞爲匪者。遞回原籍。卽能務本力田。而不復潛至鄰封也。安分則撫綏之。犯法則懲創之。是在地方吏處置得宜而已。

上韙其言。下九卿議行。尋授江蘇巡撫。先是湖北巡撫崔公紀。以湖廣舊食淮鹽自雍正元年議定價值後。遞年加增。是爲民累。疏請核減。廷議令各督撫詳議。各持己見。議久未定。至是請

特飭大臣往會核。詔公會同新任鹽政確核定議。公言

鹽爲民食所資貴固累民賤亦累商今確核成本每引賤價以五兩三錢餘爲率貴價以五兩七錢餘爲率仍請每引酌給餘息二三錢以紓商力疏下部議成本應如所定至餘息諒已攤入成本內毋庸酌給公具疏堅持原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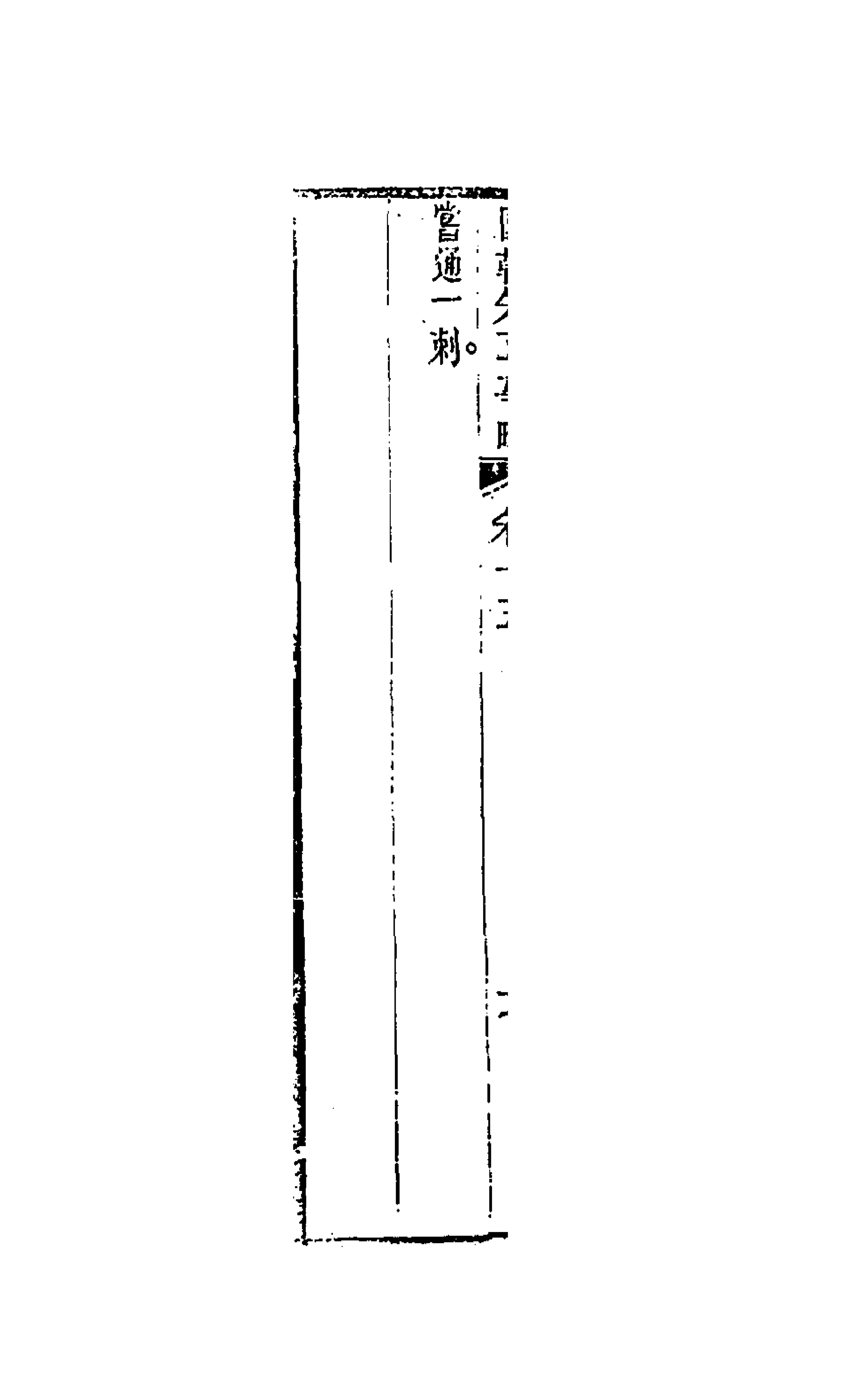
特旨允行五年徐海水災奏賑之明年春酌借貧民穀麥以資耕種沭縣災尤重疏請接賑又言江蘇社穀積貯無多績勸捐十餘萬石

上嘉之尋以病請告　優旨慰留　遣御醫往視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麥無收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飭藩司撥帑賑濟俟查明成災分數具題得　旨如此辦理甚副朕視民如傷之念六月

病益重且以母年八十三不能迎養寢食難安懇請給假得
旨俞允九月行至淮安卒年五十有八遺疏入　諭曰徐士林
學問素裕忠孝性成因母老遠離不娶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
致沈痾聞解組之音疾歸以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
朕以憂盛危明之心爲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良臣遽聞溘逝朕
實切切含悲不能自已也可入祀京師賢良祠以爲臣工勸尋
賜祭葬如例遺疏奏故父之淮母鞠氏孝養祖父母臨病二十
餘年歷久不懈懇　賜表揚有　旨令地方官題請　旌表九
年江蘇巡撫陳公大受奏請入祀蘇州名宦祠公治獄如神任
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摽乙斃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

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孥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與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婦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匠篡焉婦刎於途以墜水告公坐當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愬指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實公深媿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交册吏不得因緣爲奸。性廉儉撫蘇時。宴寮屬滄浪亭以五簋爲度。吳俗丕變。賀長至。節。天寒。

裘吞拔禁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頤盡亦蓋誤硃爲餡筆筋交下不復能辦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觴公公猛啜不問是何精膳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泊然無所咨心也文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羈矢屈膝公不爲動會議楚鹽時或勸公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時內外大臣噎媢不前而公疏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於鄉會試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至要路則終身未



嘗適一剌。

謝梅莊觀察事略

謝公名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

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擲還其疏

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

上震怒先是文鏡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直隸總督李公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為被劾諸員報復既而李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

上先人文鏡言將罪李公劾疏亦及振國言綸誠等事
上益疑爲朋黨 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辨甚力勵尙書杜
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
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 旨免死令往阿爾泰
軍前效力平郡王福彭公博爾屯伯欽拜皆待以殊禮欽公築
能受經稱弟子而振武營將軍某希要人指遣官搜其書得古
本大學注劾公毀謗程朱廷議坐誣刺朝政復下獄將刑縛至
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已而將軍王宣 旨赦
之公歸舍炷香未爐酒尙溫乃指祭者曰生受可乎諸弟子執
爵言曰先生眞不動心哉何就縛時無懼容也在戍九年

高宗登極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衡陽令李彭
善化令樊德貽巡撫許容心腹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公易服
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拏李令丁役且揭參樊令皆格不行詣
巡撫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列欵糾公於是湖南士民揭
帖訟寃有 旨交總督孫嘉淦會鞫公解任以岳常道倉德代
時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激煉成獄請所訪衡陽丁役一節
皆子虛而長沙守張琳原詳稍徵實與劾 疏歧適玠擢川藩過
岳州手致璨書於倉公請密易原詳倉公不可慮攖眾忌遂以
書呈總督總漕兩大府督寢其事總漕移牒都察院劉文正統
勳爲總憲上之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有 旨命侍郎阿里袞

馳謝至則士民數萬焚香跪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
內狀獄具坐許容及藩臬守令罪皆褫職督臣亦免官公得雪
改授鹽驛道新撫蔣公溥知公賢而心終嗛之密奏其離經叛
道并上所著書
上覽奏曰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也未幾以老病休致家居十
二年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医匯十經史評西北域記纂言內
外篇公直聲震天下愼郡王聞其名思一見平郡王爲道意公
曰曳裾王門非義也値朔會廷臣咸集平郡王目指曰此謝侍
御也乃前握手如平生歡乾隆元年 詔開言路公在戍所爲
欽公草疏明年春平郡王入覲

上首贊欽疏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王嘗遣嗣王從學會得獵犬二

擬進奉公曰進犬非王事孰與進賢王敬之其初至軍前也與

姚中允三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問儀節或告曰三叩首二

子使然公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

禮呼先生賜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夷然曰此將軍待屬官非

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爲誰曰我自有我在

楊文敏公事略

公諱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楊氏本武陵世族公歷府前光生有奇稟書過目成誦康熙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四年入直南書房典湖北鄉試始公應湖廣鄉試得舉至是湖南北分闈公適銜 命主試所湔即當日賓薦地士論榮之尋督陝西學政累遷洗馬右庶子調順天學政晉侍講學士九年擢奉天尹疏言閭屬一切公務均有攤派陋規已嚴飭禁止

上嘉之將所奏宣示 命永禁遵行十一年疏言州縣所收加一耗羨除鎔銷甯遠二屬外請俱免提解留充地方官養廉部

議加所請時內務府奏請於錦州添設莊頭百戶將原給民種之退圈地畝改撥公力言民種地立業已久今增莊頭百戶戶給田三千九百畝計需田三千九萬畝有奇民間每戶不過數十畝一經撥給失業者即有萬戶之多何從安輯且時值春耕清丈動需時日舊戶新莊均不能播種本年賦必兩懸臣已諭民耕種毋妨農業請俟秋成時議之事竟寢又奏裁金州巡檢改設知縣典史各一下部議行尋定金州新改縣曰甯海未幾擢總督倉場侍郎十二年授刑部右侍郎充文穎律例八旗通志各總裁乾隆元年授廣西巡撫奏免桂林等屬各雜稅又請將外省得入泗城鎮安各屬應試之例停止均從之初撫臣金

鈺奏請令粵西廢員及外省官生借墾荒報捐後捏報者多每按取丈餘熟田量給工本卽報稱新墾之數田未闢而賦增大爲民累雲南布政使陳公宏謀籍隸廣西力陳其弊部議令公確查公與總督鄂彌達會奏粵西地瘠民貧捏墾報捐貽累非淺請將捐墾不實田畝分別減則豁除其實在開墾者補給工本酌令升科得　旨俞允三年疏言苗疆各官養廉不敷用請將桂林平樂潯州三廠稅課盈餘銀酌籌餉增給又言泗城鎮安二府皆改土歸流地廣俗悍請增附郭知縣典史各一人均下所司議行十月擢兵部尚書充明史綱目副總裁明年署吏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坐任廷撫時濫舉貪酷知府饒鳴鎬吏議

降調。特旨寬免。五年署兩江總督。九月。授吏部尚書。仍權總督事。疏劾南昌知縣沈宏靖貪婪不法狀。又劾江西巡撫岳濬與知府董文偉朋比作奸徇情納賄狀。詔侍郎阿里袞公會同河督高斌鞫實。皆論如律。十二月。疏言今秋徐海二屬偏災。應納粟米。有旨改徵折色。部定價每石七錢五分。內額檢一縣。向係民折官辦。本年折徵已議定每石銀一兩。準部價溢銀二錢五分。若以完納在前。使急公良民。轉不如未完之戶得沐皇仁。似未平允。請即將溢銀留抵戶內本年未完。或明年應完之數。從之。六年。疏言松江太倉沿海土石塘工。計占壓及挖廢民田。不下百餘頃。撫臣許容奏請挖廢零田。仍令業戶領

糧定額輸租臣思此田皆民間恆產並未給還原價若以錢糧既經豁免又必按畝徵租似非情理之平且半作溝潭不成阡陌將來歲修取土正無底止在業戶亦不能長爲己有請豁耕種免租得旨俞行六月兼署安徽巡撫先是乾隆三年安徽各屬賑災銀米數溢於例屢經部駁布政使託庸請以司庫節年盈餘照數支補有詔命督撫查奏至是公奏言此項銀米並無揑報諸弊以不應著賠之項設法彌補不可爲平應卽照數銷結允之八月召回理部務是年秋上江臨淮鳳臺等二十四州縣下江上元江甯等二十六州縣及山陽鹽城等處水災甚重公於上江撥司庫銀八萬兩幷隣近州縣倉米十萬石

備賑又動支司庫銀二十萬買米麥以供賑糶下江各屬倉穀見存及動用者約百餘萬又撥司庫銀十餘萬分別賑恤餘銀散給籽種疏聞　手勅報曰料理賑務頗爲得法務令屬員咸知朕視民如傷之意以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庶可補救災黎耳公在兩江增兵額築陂塘浚支河撤冗稅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頒行復力籌賑恤全活尤多是年十二月以憂歸藉稾喪次致遘病七年薨遺疏聞　優旨議卹　賜祭葬如禮謚文敏公性孝友優於文學尤負經世才治官能盡力民事在遼東奏罷莊頭之議俾萬戶得安其居在粵西擧加賦虛田凡數萬畝在兩江免松太廢田額租其利澤及民皆不可以世數計賑災之役

動帑銀至四十餘萬米穀至百餘萬而

聖諭猶諄諄誠勉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則尤歎　明良一德公

所遭之盛爲千載一時也年裁五十

上嚮用方殷遽以毀卒致施澤未盡下究朝野惜焉子植秉由

任子官主事博學能世其家

錢文端公事略 子汝誠　錢文敏公維城　錢載

公姓錢氏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浙江嘉興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雍正七年以編修典湖北鄉試累遷侍讀學士直南書房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改右通政仍留學政任疏言各屬舉報優行請照京察計典例止於歲試時舉行部議從之乾隆元年丁母憂服闋仍督順天學政公母陳太夫人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微時嘗鬻書供饘粥公少承母訓有夜紡授經圖嘗奏及之並以圖進

高宗賜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六年遷詹事七年擢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九年充經筵講官

十年充會試副考官。十二年及十五年。再典江西鄉試。十七年。患濅疾乞休　許之。命其子編修汝誠侍行。且　賜詩以寬其意。明年公進途中所作詩。

上用其會錦春園韻。作詩　賜之。二十三年

上南巡。　諭在籍食俸並　命閣　召試諸生卷。二十五年。

上親為橋梓圖寄　賜公。序云。重五日餞陳羣和賜其子汝誠詩。畫扇以進。蓋欲朕賜以詩而不致言陳羣老矣。不可使其因此鬱鬱於懷。促成是幅。並叠舊韻。賜之。二十六年入都恭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　命預香山九老會。　賞刑部尚書銜。　諭曰。今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大慶在籍諸臣來京叩祝具見悃忱明年朕恭奉
安輿時巡南服諸臣甫及旋里即當出境迎鑾僕僕道途於林
下高年諸多未便可諭諸臣曾經赴闕者明春無庸出境迎接
如沈德潛即於蘇州錢陳羣即於嘉興餘均視此爲例副朕體
恤至意二十七年　駕過常州公偕沈公德潛來迎　御製詩
各書一通　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
三十年
上南巡公復偕沈公迎　駕　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濟三載
相暌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是年公壽八
十　命加太子太傅　賜幼子汝器舉人汝誠適扈蹕　諭至

家省視明年公進呈母夫人畫册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

上題詩十二章歸之有子昂題句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

句海內榮之三十六年春

上東巡駐蹕平原公進所書登岱山祝釐頌及賡韻詩册至

賜七律五章八月公進謝　恩詩

上疊前韻答之是冬入京恭祝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紫禁城騎馬　賜杖入朝並　賜人薓

初汝誠以戶部侍郎告養歸至是隨公入朝

上命汝誠侍杖扶掖出入內廷再預香山九老會圖形紫中公

和　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岩畔當童扶

上賞其遐邇 親爲圖 賜公南歸復 賜詩以寵其行明年公抵家疏謝

上時駐蹕香山 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即景猶思扶鹿人之句三十九年薨於家年八十有九 詔曰在籍刑部尚書銜錢陳羣老成端謹學問淵醇優游林下二十餘年爲東南搢紳領袖儒臣老輩中能以詩文結恩遇備商搉者沈德潛故後惟錢陳羣一人而已今聞溘逝深爲悼惜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並 賞藩庫銀千兩治喪事 賜祭葬 予謚文端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少年困場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蓋紀實也公遇事持大體爲

編修時嘗充陝西宣諭化導使稱其職久任刑部能持法然
高宗尤賞公詩文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天才警敏深
於詩多不經人道語書法亦蒼老每扈從賡歌帳殿前未移晷
百韻立就歸田後
上有作輒寄示公　命和往來至千餘首公既和韻必親繕册
以進册必有跋體或兼行草隸篆　奬賚凡　國家大禮畢武
功成公輒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　賞賚不可勝數　迎
鑾者三祝　釐者二每入對　聖心先怡公亦頌不忘規民隱
必告初公子汝誠典壬午江南鄉試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

高宗六旬萬壽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慤往嘉興互相勸止

公進竹如意

上批御云未頒備紹之賜先致公遺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

今賜卿木蘭所獲鹿脯食延年以俟清晤其 恩禮周摯如此

當是時沈文慤在吳公在檇李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之曰二老然沈年雖高於公爲後進受知

高宗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貫 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被 恩眷尤篤公

晚年望益崇性益和易誘接後進人人滿所懷以去吟誦詩草

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搆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行桑麻間見者以為神仙文懿薨後四年公亦薨於是上自 九重下洎朝士靡不識與不識莫不太息歔欷以謂東南耆舊盡矣公父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有老蒼頭竊取去稚子見之以竊告贈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飼鷄鶩耳何云竊也祇勿泄蒼頭聞之感泣自陳贈公好言慰之其長者多此類子汝誠乾隆十二年進士以編修入直南書房十六年典河南鄉試累擢內閣學士二十四年遷兵部左侍郎調刑部典試江南二十六年兼管順天府尹調戶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再典江南鄉試尋 命會勘順

天府屬及宣化永平遵化旗地定租額三十年疏請終養許之歸侍文端公九年服闋授刑部左侍郎 命仍在南書房行走四十四年卒同時有兩錢公均以文學知名兼工書畫爲文端公所推重

錢公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江蘇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能騷賦乾隆十年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由修撰累官刑部左侍郎疊司文柄入直南書房卒贈尚書 賜祭葬 予謚文敏書法蘇文忠畫得元人筆意時以爲天授

高宗深重之屢 賜詩題識文端公嘗云稼軒自幼出筆蒼潤秀骨天成通籍後尤得力於東山也所著曰茶山集女孟鈿工

詩。通音律。適崔觀察龍見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籟。

錢公載字坤一號蘀石又號瓠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再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閒出新意尤工蘭竹供奉南齋時屢邀　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蘀石齋詩文集。

沈子大光祿事略

公諱起元字子大江蘇太倉州人父受宏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歿祀鄉賢祠公少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服除改吏部員外郎時嚴六部鈌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鈌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鈌主不同學政衙文鈌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其有識 召見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令權福州府移興化當是時

世宗閱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諳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

按有司被劾者什五受代者爭爲煩苛較升合公獨持平安大
體興化屬仙遊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
不可食耶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鋐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
寗興化爲光天化日矣建寗姜太守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全
者也莆田黃陳兩姓因訟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釀亂將
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罪在主者餘不足問　詔
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詰屈讀書了
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上官採其法
頒行諸府在官禁屬餽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
巡撫檄令攝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至必以名紙謁巡撫家奴

公大駭叱止之一切驗放皆南面指揮諸奴惕息向關無養廉關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於巡撫革之並革洋船陋規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以浮收故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白巡撫斥家奴由是人皆奉法初高文良奏開南洋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留外國出洋者必戚里具結狀立往返期限逾者連坐公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戚里所能料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不貲忽以結狀撓之是明利之而陰虐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從之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

頭大小商皆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白督撫議增水手眾商籲君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持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返駁詰需時日南風將起眾商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眾已洶洶集其門矣初督撫得同知啓皆愕眙及聞船已放則大喜而海口商民變詛為祝懽舞者萬人會史文靖奉使至閩以循良第一薦攝臺灣府臺田賦最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文良謂公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某籌之熟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

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為然會有生番之擾公議設寨山口斷其出入南路獲安先是國安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銜之中以他事鐫四秩遂告歸

高宗即位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為贐卻之擢河南按察使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獲者過半法皆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饑民請於巡撫雅爾圖公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縣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正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覈其程而定差等焉又立章善

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書其名公採訪事實者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其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大旱公議賑總督高斌從遲至仲冬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恚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於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於高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檄州縣有犯此者罪之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逆限奉　旨飭責高恐令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賑災何暇了此

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　命稽察宗學十三年移疾歸歷主鍾山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公長身廣顙白鬚偉然待後進慊慊如不及而視權貴蔑如性清儉口不言生產尤不以得失動其心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作或庶幾焉卒年七十有九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謂十翼爲夫子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高忠憲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取之至河圖洛書

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皆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也去之又著詩傳叶音考學古錄敬亭詩文集共若干傳

尹元孚侍郎事略

公諱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爲博野人父公弼早世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即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而深媿不能有所建樹以上負

聖主特達之知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事母尤篤孝少時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俞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

布錙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為濟物利人之事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上自

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公登雍正癸卯進士由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廣西鄉試丁未分校禮部試尋出知襄陽府有惠政漢水暴漲壞護城石堤公督修自萬山至長門凡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每遇水旱災太夫人必跽禱烈日甚雨中家眾恐致疾羅跽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公嘗攝荊州府會石首饑災民洶洶以浮言相煽動公單騎慰諭之立賑其眾而置倡亂者於法事遂定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

命竭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時又調綠旗兵會集襄陽供具凡辦軍需而民不擾未幾調揚州其治如襄陽於是襄郡及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就遷兩淮鹽運使尋擢鹽政導民節儉以身先之尤屏絕餽送太夫人通文史憫民俗恬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勖婦之陋俗丕變公入覲 命巡撫廣東自陳母老不能遠行遂調撫河南中州自北宋以來理學傳最盛明道伊川康節後歷金元明代不乏人 國朝湯文正張清恪耿逸庵尤爲傑出公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

奇衺為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
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
兼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
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太
夫人卒公規畫至廢寢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
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劭農而靖民嘗奏報勸
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俸糈所入為揚州兩營及
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
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
創蜡祠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

母命出私財將事其在鄉則族人皆捐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振困不可殫述故人皆感服信從顧尙書琮久任督撫再舉公自代高相國斌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直隸時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益　上聞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公即疏請終養得　旨俞行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高宗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公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立共學社招生徒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宗之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處工部侍郎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督學江南
十二年秋八月鄉試諸生既入棘闈質明公操几席杖屨徒步
造謁方望溪先生於清涼山下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
命依門墻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
心爲弟子久矣嘗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
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既乎時先生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
書作而曰某未服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
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厠九卿與廷議非忘身忘家
不足以答　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垂名抑徵矣必
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

人望溪畏邦人疑詫乃揣墓槃昌入九華山以避之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松江遘疾卒於官是月特晉
吏部侍郎而公不及知矣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
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守張鐘又以年老命
改部司旬日閒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江南
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
小學以昌程朱之學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諸舜山薦舉
以礪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
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

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側爲辨人心道心之分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假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悼惜　賜一品葬祭入祀鄉賢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吳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哲公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口語甚學者之好爲譏罵也通籍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自視粥粥若無能每爲望溪言謂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也太夫人以女子而能先天下之憂每閱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臣下有讜論訏謨必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公母子宅心若此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公

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撫豫條教四卷詩文集二十三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及語錄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呂語擇粹四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二卷